

## 石延年“詩豪”之得名及其詩歌的傳播軌跡

陳超敏\*

**摘要** 石延年“詩豪”之名，是宋代權威人士歐陽修與石介的評論，經一系列的傳播和接受，在宋代扎根，憑藉一直流通的詩話、詩評系統，貫穿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延續至今。他的詩歌“豪於一時”，在宋朝應是名副其實，但由於其詩歌大量散失，明朝以後其所存之詩實際上已不能支撐“詩豪”一名，他的作品流傳與歷史定名實際上是割裂開來的。

**關鍵詞** 石延年；詩豪；詩歌；接受美學

### 一、詩豪之名

當我們閱讀文學史，在讀到有關北宋詩壇情況時，有幾個名詞和人物經常出現，北宋初期，它們是“元白體”“西昆體”“晚唐體”“太學體”以及圍繞着這四體的文人群，繼續讀下去，北宋中期，我們會讀到“詩文革新”，讀到范仲淹、歐陽修、蘇舜欽、梅堯臣和蘇軾。在這個慣常的閱讀軌跡中，存在着一個石延年，他在近代書寫的詩歌史上，名聲遠遠不如以上人物響亮，然而在他的生存年代，他卻是一位可與以上文學史常客相媲美的詩人。

石延年(994—1041)生活於北宋初中期，比歐陽修、石介、蘇舜欽、梅堯臣、蘇軾年長，其字曼卿，一字安仁，背景極具傳奇色彩。石曼卿並非北宋典型之書卷文人，其先世居幽州，那是一個尚勁武之地，後家宋城，曼卿為人“跌宕任氣節，讀書通大略，為文勁健，於詩最工而善書”<sup>1</sup>，尤其磊落好酒，個性鮮明。真宗時，他三舉進士不中，補三班奉職，後知金鄉縣，改通判乾寧軍、永靜軍，入為大理評事，因與范諷善，落職海州通判，後又為祕閣校理遷太子中允，四十八歲壯年而卒。

曼卿之名聲，響亮於當世，交友之人甚多，其中不乏政壇和詩壇名人。這些人包括范仲淹、

石介、歐陽修、梅堯臣，與此同時，他與范諷、劉潛等一群同樣豪放劇飲，不拘禮節的文人交往，以致顏太初稱其為“東州逸黨”，曼卿與釋秘演、張知白、李之才等亦有交情，他周旋於各類人群之中，似乎十分活躍。

如同“詩史”“詩佛”“唐宋八大家”，“豪放”“詩豪”是曼卿在文學史上的標記，從北宋開始，曼卿得到了“詩豪”之名，儘管他的詩集已早佚，我們對其豪放詩風只能管中窺豹，但經歷元、明、清，一千年來，“詩豪”之名如形隨影，當人們談及石延年曼卿，每每便舉稱“豪放”“詩豪”。曼卿已死，我們不能查證其人，我們僅能從文獻記錄，於一條一條的文字記載中認識石曼卿，不只我們，古人亦然，那些生於曼卿身後而未能讀到其詩集的古，亦只能從一堆文獻記錄和零散的詩歌轉引中接受這個論調。

石曼卿之個性，或許豪邁磊落，他的詩歌，或許滿載豪放之氣，但“詩豪”之名卻是被賦予的，是數位詩政名人共同打造而產生的結果，由於他們不約而同地對他作出豪放的評論，“詩豪”才成定調。我們可以理解一種情況，當一位具有影響力的人士提出一個論調後，消息便不脛而走，而當數位名人都共同提出相同的論調後，這個論調往往便具有十分牢固的穩定性。

\*陳超敏，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。

曼卿與多位詩人都有交往，與范仲淹、石介、梅堯臣、宋庠等有詩歌往來，他們的詩中都提到了曼卿的性格和詩歌特色：

家有清白志，所寶甌中塵。休去無生涯，老來猶苦辛。一麾了婚嫁，萬事盡精神。與君嘗大言，定作青山隣。蹭蹬未携手，得無羞故人。

——范仲淹《寄石學士》<sup>2</sup>

齊梁無駿骨，李杜得秋毫。後世益纂組，變風堪鬱陶，奔遁少驥逸，禿冗如牛毛，試看安仁詠，秋風有怒濤。

——石介《讀安仁學士詩》<sup>3</sup>

退之昔負天下才，掃掩眾說猶除埃。張籍盧仝鬪新怪，最稱東野為奇瑰。……石君蘇君比盧籍，以我擬郊嗟困摧……

——梅堯臣《依韻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》<sup>4</sup>

“家有清白志”“與君嘗大言”，這是范仲淹對曼卿性格的描述，“清白志”固然是他對曼卿的讚美，但“大言”則更為鮮明，這表明了曼卿並不是那種拘謹的學究。石介在《讀安仁學士詩》中寫道，曼卿詩“秋風有怒濤”，梅堯臣把他比作盧仝，離婉約文風很遠，但似乎未與“詩豪”沾上邊。

真正成就“詩豪”美喻的是幾名政壇和詩壇大家的評價與判定：

而曼卿之詩，又特震奇秀發……而復氣橫意舉，飄出章句之外，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。其詩之豪者歟！<sup>5</sup>

——《石曼卿詩集序》

本朝八十年，文人為多。若老師宿學，不敢論數。近世作者，石曼卿之詩，

歐陽永叔之文辭，杜師雄之歌篇，豪於一代矣。師雄學於予，辭歸，作三豪詩以送之。

曼卿豪於詩，社壇高數層。永叔豪於辭，舉世絕儔朋。師雄歌亦豪，三人宜同稱。曼卿苦汨沒，老死殿中丞，身雖埋黃泉，詩名長如冰。永叔亦連蹇，病鸞方奮騰，四海讓獨步，三館最後登。師雄二十二，筆距寧如鷹，才格自天來，辭華非學能。迴顧李賀輩，粗俗良可憎，玉川月蝕詩，猶欲相憑陵，曼卿苟不死，其才堪股肱。永叔器甚閎，用之王道興。師雄子勉旃，勿便生驕矜。<sup>6</sup>

——石介《三豪詩送杜默師雄》

石介為政壇名人，亦是“泰山學派”的領軍，其《三豪詩送杜默師雄》詩中把石曼卿、歐陽永叔、杜師雄三人稱為“三豪”，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美喻。《石曼卿詩集序》讚美曼卿為“詩之豪者”，除石介以外，歐陽修在《六一詩話》中亦稱其“詩酒豪放”。然而，除詩評外，“詩豪”之名與他們對曼卿的人格描述脫不了關係，<sup>7</sup>在多種文獻中，我們可以經常看到容易把曼卿歸類為“豪放”的語言表述，歐陽修《弔石曼卿》稱曼卿為“壯士”，范仲淹《祭石學士文》有“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”“曼卿之心浩然無機，天地一醉，萬物同歸”<sup>8</sup>之語，梅堯臣《弔石曼卿》寫道“堂堂豪傑姿”<sup>9</sup>，而在曼卿的身故後之墓表中，“豪”更顯得像一則蓋棺定論：

曼卿少亦以氣自豪，讀書不治章句，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，視世俗屑屑無足動。<sup>10</sup>

——歐陽修《石曼卿墓表》

其中我們可以注意，有四則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文獻同時給予曼卿“豪放”“詩豪”之論，它們分別是《石曼卿詩集序》《三豪詩送杜默師雄》《石曼卿墓表》和《六一詩話》，它們

## 文學與藝術

分別來自兩位詩政巨人——石介與歐陽修，兩人在政壇和詩壇上都具勢所難免的影響力，此四則文獻在當時、宋朝以及後世有着廣泛的傳播，對後人的接受有着深遠的影響。

《石曼卿詩集序》，詩集的序言往往對讀者有引導作用，是讀者閱讀的前視角，讀者會在閱讀時印證，接受或拋棄這個觀念。《石曼卿詩集》於宋、元尚存，當後人讀此詩集時，曼卿“詩之豪”的觀念便傳播開來。

《三豪詩送杜默師雄》，又稱《三豪詩》，此詩在宋朝及後世傳播甚廣，“石介三豪篇”亦多次出現在文人詩歌、筆記、詩話當中，單以宋朝為例，有歐陽修《贈杜墨》詩、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善《捫蝨新話》、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前集》、黃震《黃氏日鈔》、阮閱《詩話總龜》、蘇軾《東坡志林》、蘇軾《仇池筆記》、王闢之《澠水燕談錄》、王應麟《小學紺珠》、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、曾慥《類說》、祝穆《事文類聚》等等，其中明確引用了序言“石曼卿之詩、歐陽永叔之文辭、杜師雄之歌篇豪於一代”之句，各文獻對曼卿之詩豪均沒有提出反對，可見此論已被廣泛接受。<sup>11</sup>

《石曼卿墓表》，墓表可算是對一個人的蓋棺之論，後人閱讀、研究某人，多以墓表資料為依據。宋朝的歷史文獻，多參考和轉錄本墓表，如呂祖謙《宋文鑑》、杜大珪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等，而由於墓表為歐陽修古文，亦收進了一些有影響力的古文選集中，如真德秀《續文章正宗》、賀復徵《文章辨體匯選》、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、張照《唐宋文醇》等，當然歐陽修的《歐陽文忠公集》亦是大量流傳的文本。

《六一詩話》稱“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”，這個描述多次被轉載和引用。首先《六一詩話》本身是一部被文人廣泛傳播和接受的文本，當中所提出的觀念多成為定論，其次，後人在著書立說時，或與歐陽修意見雷同，或引歐陽修之言以加強說服力，常常會引用《六一

詩話》之言，曼卿“詩酒豪放”即引用於不少詩話與文獻中，如蔡正孫《詩林廣記》、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後集》、何溪汶《竹莊詩話》、蘇軾《補註東坡編年詩》、江少虞《新雕皇朝類苑》、阮閱《詩話總龜》、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等。

此四則“詩豪”之論，無論在影響力和傳播上都如風吹疾草，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權威人士的判定如何加強了一個論調的穩固性，更甚者，四則“詩豪”論調廣為傳播，流佈宋朝文獻，在文獻群中形成了一個錯綜複雜又綿密的對照網，沒有人對它作出異議和再評價，於是乎，“詩豪”石延年之名在宋扎根。

## 二、傳播軌跡

《宋史·文苑傳四》石延年條寫道：

延年為人，跌宕任氣節，讀書通大略，為文勁健，於詩最工而善書。累舉進士不中，真宗錄三舉進士，以為三班奉職，延年恥不就。張知白素奇之，謂曰：“母老乃擇祿耶？”，延年不得已就命……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，請為二邊之備。不報。及元昊反，始思其言，召見，稍用其說。命往河東籍鄉兵，凡得十數萬，時邊將遂欲以扞賊，延年笑曰：“此得吾粗也，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，若怯者見敵而動，則勇者亦牽而潰矣。今既不暇教，宜募其敢行者，則人人皆勝兵也。”……延年喜劇飲，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，終日不交一言。王氏怪其飲多，以為非常人，益奉美酒肴果，二人飲啖自若，至夕無酒色，相揖而去。明日，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，已乃知劉、石也……<sup>12</sup>

《宋史》參考了多項文獻，總結了曼卿平生，以上描寫頗為準確。我們尤其可以注意其中四個方面，它們分別是詩歌（詩豪）、善書、延年陳策、以及劇飲（酒豪），石曼卿及其詩歌基本上沿着以上四者傳播。

### (一) 宋朝情況

曼卿詩歌在當世享有盛名，生前著作似乎頗豐，《宋朝事實類苑》記載“石曼卿天聖、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”，並記曼卿自云“作詩多矣”<sup>13</sup>，然真實數量無從稽考。許是曼卿創作興之所至，即席吟詠，事後並無存鈔，因此詩歌散失得很快，《石曼卿詩集序》提到“曼卿姿宇軒豁，遇事輒詠，前後所為不可勝計，其遺亡而存者才三百餘篇”<sup>14</sup>，由此得知，至曼卿結集之時，其詩歌似成遺珠。

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著錄《石曼卿集》一卷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著錄《石曼卿歌詩集》一卷，至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《石延年詩》二卷，可見宋代曼卿詩集仍在流傳，詩歌數量約為三百餘篇。另外，陳思《兩宋名賢小集》（21首）、呂祖謙《宋文鑑》（八首）亦有選錄曼卿詩歌。我們可以相信，宋代文人對曼卿的了解是比較深刻的，這個設想可從宋代文人對曼卿詩歌的閱讀反應，即其詩評和詩話中反映出來（石介與歐陽修於上文已述，在此不贅）。

石曼卿紅梅詩云“認桃無綠葉，辨杏有青枝”，此至陋語。<sup>15</sup>

——蘇軾《東坡志林》

曼卿詩極有好處，如仁者雖無敵，王師固有征，無私乃時雨，不殺是天聲。<sup>16</sup>

——朱熹《朱子語類》

石延年長韻律，詩善敘事，其他無大好處。《籌筆驛》《銅雀臺》《留侯廟》詩為一集之冠，五言小詩如“海雲含雨重，江樹帶蟬疎”“平蕪遠更綠，斜日寒無輝”，此殆其庶幾乎。<sup>17</sup>

——魏泰《隱居詩話》

《詩話》云：“石曼卿詩，如飢鷹乍歸，迅逸不可言。”

《西清詩話》云：“集句自國初有之，未盛也。至石曼卿，人物開敏，以文為戲，然後大著元豐間，王荊公益工於此。”<sup>18</sup>

——蔡正孫《詩林廣記》

除《東坡志林》《朱子語類》《隱居詩話》外，對曼卿詩歌作評論的還有很多，《桐江詩話》講述詩歌《早春》的創作故事，《雞肋集》評讚“樂意相關禽對語，生香不斷樹生花”為佳句，《澠水燕談》點出了曼卿《平陽代意》為其得意之作。這些故事和詩評得到多方引用和轉述，或再加以評價，例如蔡正孫《詩林廣記》、陳思《兩宋名賢小集》、董更《書錄》、何溪汶《竹莊詩話》、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前集》等，加上石介《三豪詩》和歐陽修《六一詩話》及其傳播之影響，構成了宋朝文人對曼卿詩歌的接受情況，總括來說是讚賞多於批評，認同多於貶抑，評論之外尚收錄一至多首曼卿詩歌，讓曼卿詩歌流佈於宋代文獻。

歷史文獻、軼事、趣聞亦同時為曼卿傳播名聲，有的夾帶着詩歌。宋代文獻中常常提到的一點，是延年陳策，即是曼卿上言安邊十策，建議加強邊備，以防外敵侵襲，然而他的建議不被採用，至“元昊反，始思其言，召見，稍用其說”。宋朝外患嚴重，邊防之事一向觸動宋人神經，“延年陳策”事件的性質正是宋人所重視的，因此，此事廣泛記載在宋代的歷史文獻之中，除正史外，彭百川《太平治迹統類》、孫逢吉《職官分紀》、王稱《東都事略》、謝維新《事類備要》、曾鞏《隆平集》、祝穆《事文類聚》、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、朱長文《墨池編》等都有記載。

曼卿軼事多與其放逸行為有關，尤其首推他死後故人夢其為鬼仙芙蓉城主一事，蘇軾和後人詩文多有提及。其次，又有曼卿豪飲之記載，即其與劉潛在王氏酒樓豪飲，翌日被傳為

## 文學與藝術

二仙對飲。曼卿亦以書法聞名，范仲淹云“顏精柳骨，散落人間，實為神物”<sup>19</sup>，他曾以澄心堂紙書《籌筆驛》詩，歐陽修謂之“三絕”，後世評論書畫文獻亦有記載，如《宣和書譜》。總括來說，宋朝曼卿之傳播以詩歌（詩集、詩選、詩評）和延年陳策二者為主線，輔以其書法、豪飲等軼事，其傳播不絕，相對來說，曼卿在宋朝亦佔一定的文學地位。

### （二）元明情況

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《石延年詩》二卷，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卷二百四十四經籍考七十一錄《石曼卿集》一卷，然至有明一朝，曼卿詩集極少見於各圖書目錄之中，查明代目錄，唯焦竑《國史經籍志》有《石延年集》一卷，此著錄是否可信，亦為疑竇。至此，我們可以確定明代《石曼卿詩集》的傳播與宋代截然不同，首先，即使有印本和鈔本存在，曼卿詩集已不能再發揮廣泛傳播的效能，這或許反映於讀者的回應上，經歷時代轉移，審美趣味變更，文人的接受和評價通常會出現新的元素，而明人評價曼卿詩歌，較值得注意的是宋濂和胡應麟的論述。

歐陽永叔痛矯西崑，以退之為宗，蘇子美、梅聖俞介乎其間。梅之覃思精微，學孟東野，蘇之筆力橫絕，宗杜子美，亦頗號為詩道中興……石延年之效牧之，王介甫之原三謝，雖不絕似，皆嘗得其髣髴者。<sup>20</sup>

——宋濂《答章秀才論詩書》

宋諸人詩掩於文者，宋景文、蘇明允、曾子固、晁無咎；掩於詞者，秦太虛、張子野、賀方回、康與之；掩於書者，石延年、蔡君謨。<sup>21</sup>

——胡應麟《詩藪》

宋濂《答章秀才論詩書》，論詩自漢魏至當朝，他曼卿放在一個連續的文學史觀中，作為當中的一環，本文見於《明文衡》《明文在》《明文海》《文章辨體》一類的集子中，亦散見於談詩藝的文獻。胡應麟則點評曼卿詩不如書，本論調甚少引用和轉錄於其他文獻內。我們不需討論兩人對曼卿的批評準則，更重要的，是元明兩朝共三百多年的歲月裡，曼卿詩歌的傳播與接受活動已緩慢下來，波瀾不驚，但這似乎並非由於文人對曼卿詩歌毫無興趣。新的評價寥寥無幾，可是因襲的言論比比皆是，先是，在詩歌方面，曹學佺有《石倉歷代詩選》，所選七首詩歌，是宋代各文獻單篇傳播中的常客，<sup>22</sup>沈周《石田詩選》和趙琦美《趙氏鐵網珊瑚》都提及《古松》詩，在《趙氏鐵網珊瑚》收錄了三條有關的評論。明人因襲宋人評價的痕跡，可於其行文中找到證據，他們大都沿用了宋詩話的用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曼卿的詠花詩在明朝的單篇引用中異軍突起，單宇《菊坡叢話》、王良臣《詩評密諦》、周復俊《全蜀藝文志》、褚人穫《堅瓠集》都收錄或評價了曼卿詠菊、海棠詩等，雖然其論調因循宋人。

宋代曼卿之傳播以詩歌（詩集、詩選、詩評）和延年陳策二者為主線，然而明代則發生了變化。我認為在曼卿詩歌傳播的過程中，由於詩集散佚，《兩宋名賢小集》和《宋文鑑》變成明代曼卿詩歌傳播的主線，《兩宋名賢小集》《宋文鑑》與詩話中的引詩，才是最主要的傳播途徑。

詩歌傳播的比率下降，而主題為酒豪和陳策的部分卻並無減少，延年陳策依然常見於歷史著作中，而飲酒軼事更是曼卿的常見主題，談及曼卿的文獻，絕大部分都會附帶描繪其豪情劇飲，例如豐坊《書訣》、何良俊《語林》、蔣一葵《堯山堂外紀》、李贄《山中一夕話》、邵經邦《弘簡錄》、王行《半軒集》，都可看到曼卿豪飲之事，而專以曼卿豪飲為要點的記載則有查應光《靳史》、馮夢龍《古今譚概》、馮時化《酒史》、彭大翼《山堂肆考》、沈長卿《沈氏弋說》。

當然，在曼卿書法這一方面，傳播亦沒斷絕，其以《古松》和《籌筆驛》兩詩帖為主。

### （三）清朝情況

清代《石曼卿詩集》已為散佚，除了《四庫全書》未見著錄外，在各清名家私人藏書書目中，亦無著錄。當時《兩宋名賢小集》《宋文鑑》尚存，而厲鶚《宋詩紀事》輯石延年詩12首，散句九條，陸心源《宋詩紀事補遺》石延年三首，四者似乎是最為集中的版本，只有陸心源《皕宋樓藏書志》有《石學士詩集》一卷，並自註為舊抄本，此本應為清石蘊玉之輯本。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云《石學士詩集》“原石琢堂蘊玉太史所輯，刻石於祠壁，道光庚子，學官李振綱裔孫石陵茂才付之梓人，僅得詩四十五首，詩餘一首”<sup>23</sup>，即石蘊玉把各散東西的曼卿詩歌再輯為一卷，距現時《全宋詩》52首曼卿詩歌，已十分接近。我們可以相信清代曼卿詩歌以《兩宋名賢小集》《宋文鑑》《宋詩紀事》《宋詩紀事補遺》四者的流傳最廣，《石學士詩集》是後人輯錄，罕見於書目中，清人稀於提及此集，似乎是一本罕本。

無論清人讀到哪一個版本，他們所讀的曼卿詩，可歸類於豪放風格的已不多，大抵不過十首，更多的是贈詩、詠花詩和閒情之作。清代曼卿詩歌的單篇傳播有一個特色，便是方志、辭語典故工具書、和詠物選本的轉引。方志解釋山川地名、名勝風景時，轉引曼卿詩歌，例如海州、豹隱堂、廬山瀑布等，有時方志裡有人物志，藝文志，亦有提及曼卿，此可見於穆彰阿《（嘉慶）大清一統志》、毛德琦《廬山志》、王棻《（光緒）永嘉縣志》、王士俊《（雍正）河南通志》、趙宏恩《（乾隆）江南通志》。吳士玉《駢字類編》、張玉書《佩文韻府》大量引用曼卿詩句解釋辭語典故。陸廷燦《藝菊志》、汪霖《佩文齋詠物詩選》、汪灝等《廣群芳譜》則收錄了不少曼卿之詠物詩，計有叢菊、紅梅、萱花、紅梅、牡丹、桃花、木芙蓉、蓼花、安石榴等等。

清人對曼卿詩歌的評價，則與曼卿當時所傳播的詩歌組合割裂，對曼卿的論述，並不因流傳下來的詩歌有感而發，而是依然沿襲宋明的陳腔濫調，蔡顯《閒漁閒閒錄》、端方《壬寅銷夏錄》、陳焯《宋元詩會》、羅惇衍《集義軒詠史詩鈔》、倪濤《六藝之一錄》、宋長白《柳亭詩話》提到曼卿時，仍是范仲淹、宋濂、《六一詩話》《宋史·藝文志》當中之用語，譬如“為文勁健，於詩最工”。

在書法、延年陳策、豪飲方面，清代人文獻仍有記載，可是，與詩歌一樣，其描述不過是沿襲前人，拾人牙慧。

清人對曼卿的態度，似乎可從謝啟昆的一首論詩絕句中窺得一二，詩云：

三班借職奇男子，劇飲高樓識者稀，  
春老鶯聲花欲暮，芙蓉城上去如飛。<sup>24</sup>

——謝啟昆《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》

詩中所寫的並非曼卿詩歌的成就，“三班借職”“劇飲高樓”皆是曼卿生平事跡，“奇男子”是歐陽修對他的讚許，而“芙蓉城”則是曼卿身故後的軼事。從上述文獻及這首詩，我們可看到一個側面，清代文人對曼卿“詩豪”的接受已成定局，詩歌的變化散佚並不引起文人們對曼卿的重新確認，前朝詩話、詩評的有力敘述，宋明文獻中所呈現之曼卿的個人形象，融合交匯形成了清代人所認識的石曼卿。

### 總結

石曼卿“詩豪”之名，經石介、歐陽修以及一系列的傳播和接受，在宋代扎根，憑藉一直流通的詩話、詩評系統，貫穿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延續至今。

曼卿文學的傳播由四部分組成，分別是詩歌、善書、延年陳策、以及劇飲。其中佔主體

## 文學與藝術

地位的詩歌經歷了一個由四通八達到散佚的過程，宋時其詩歌流佈甚廣，《石曼卿詩集》《兩宋名賢小集》《宋文鑑》、詩話、詩評、形形色式的轉引交錯在文獻群中，文人對他的注意也是熱切的，然而至明清之際，由於詩集的散佚，其詩歌只能依靠選本《兩宋名賢小集》《宋文鑑》《宋詩紀事》《宋詩紀事補遺》《石學士詩集》，以及其他文獻的轉引傳播，這些遺留下來的詩歌，已不足以支撐讀者們對曼卿的注視。

善書、延年陳策、劇飲，這些軼事無疑讓明清文人知道有這麼一個石曼卿，但是如此些微的小故事，附帶一兩首詩歌，對他的文學地位沒有任何作用，正如謝啟昆的詩所揭示的，

### 註釋：

1. [元]脫脫等撰：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，第13070頁。
2. 傅璇琮等主編：《全宋詩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911頁。
3. [宋]石介撰，陳植鏗點校：《徂徠石先生文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，第37頁。
4. 劉曉英：《論石曼卿對轉變宋初詩風的開創之功》，《中國文學研究》，2008年第2期。
5. [宋]石介撰，陳植鏗點校：《徂徠石先生文集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，第212頁。《石曼卿詩集序》的作者，一說為石介，一說為蘇舜欽，莫道才先生《石介與蘇舜欽——誰是〈石曼卿詩集序〉的作者》一文中認為應屬石介。
6. [宋]石介撰，陳植鏗點校：《徂徠石先生文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，第13頁。
7. 陳植鏗先生亦持此觀點，其《石介事迹著作編年》第98頁中提到“‘詩豪’之稱，當兼指作者平時跌宕不拘的豪俠作風而言，此稱復經歐陽修、蘇軾之引用，終成石曼卿詩風之定評”。
8. [宋]范仲淹撰，四部叢刊初編136集部《范文正集》卷第十，上海：上海書局，1989年。
9. 傅璇琮等主編：《全宋詩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802頁。
10. [宋]歐陽修撰，四部叢刊初編152集部《歐陽文忠公集》二十四，上海：上海書局，1989年。
11. 本篇的傳播亦與蘇軾對“三豪”之一杜默的評價有關，蘇軾認為石介以杜默之歌為豪不甚妥當，當時及後世常提及蘇軾此言。

石曼卿由宋代一個頗為名副其實的豪放詩人，變成一個徒有美名的故事人物。

曼卿“詩豪”之名是權威名人在他早期建立起來的標籤，但這與其詩歌的流傳無關，曼卿“詩豪”之名與詩歌流傳，兩者同樣雖是傳播與接受的作用，但兩者並沒有相輔相承的正比關係，曼卿詩歌的傳播軌跡揭示了一個事實，作品流傳與歷史定調是可以割裂的，憑藉追蹤石曼卿詩歌傳播的軌跡，我們可以感受到時間洪流中傳播與接受的威力，它的無情，以及其發展的不可把握性，石曼卿在北宋是響亮當世的詩人，如今卻門庭冷落，假若他的傳播軌跡並非如此，今天的文學史會否為他寫上亮麗的一筆？

12. [元]脫脫等撰：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，第13070頁。
13. [宋]江少虞撰：《宋朝事實類苑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439頁。
14. [宋]石介撰，陳植鏗點校：《徂徠石先生文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，213頁。另一說法為四百餘篇，本文採用石介《石曼卿詩集序》之記載。
15. [宋]蘇軾撰：《東坡志林》卷十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六三冊，台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。
16. [宋]黎靖德等編：《朱子語類》卷第一百四十四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零二冊，台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。
17. [宋]魏泰撰：《臨漢隱居詩話》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七八冊，台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。
18. [宋]蔡正孫撰：《詩林廣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，第351頁。
19. [宋]范仲淹撰：四部叢刊初編136集部《范文正集》卷第十，上海：上海書局，1989年。
20. [清]黃宗羲撰：《明文海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1600頁。
21. [明]胡應麟撰：《詩藪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年，第314頁。
22. 《瀑布》《詠春》《曹太尉西師》《贈劉潛歸陶丘》《金鄉張氏園亭》《秋夕北樓》《小桃》。
23. 傅增湘著：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1137頁。
24. 郭紹虞等編：《萬首論詩絕句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480頁。



宋佳興攝，二零一九年。